

# 论《尘埃落定》中的不可靠叙述

邹金言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尘埃落定》作为阿来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有很强烈的哲理性、文学性和思想性，其惊艳之处在于创作中运用了奇特的叙事形式及叙事策略——不可靠的傻子视角、第一人称的限定视角与第三人称相互杂糅。这不仅成功地创造出了极为惊艳的艺术效果，还为中外文学增添了一条崭新的创作之路。

**[关键词]**《尘埃落定》；阿来；第一人称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12.1606

## 一、不可靠叙述

### (一) 释义“不可靠叙述”

按照韦恩·布斯观点，一部小说中的主要叙述主体可以按照价值判断的标准进行分类，基于可靠或者不可靠的价值评价标准被区分为有效与失效两者。有效即为可靠叙述者，失效即为不可靠叙述者。小说叙述主体的价值评判标准应该与小说所蕴含的作者的核心价值观念相保持一致。一旦小说叙述者所持有的价值观念角度与小说作者所宣扬的理念不相符合，即便小说叙述者的理念自有其合理性，该价值观念也应该被归类为不可靠类型。综合言之，小说叙述者的可靠与否的标准主要参照系为作者所持观念，而与世俗的价值判断体系关联不大。就小说中的叙述者本身而言，其不可靠的标志主要也在于作者的描述，作者往往会在描写叙述者的过程中对不可靠的类型进行“否定性评价”，以此提醒读者小说叙述的角度不符合小说世界中的价值观。否定性评价的内容一般为小说叙述者的智力、能力等，其性格的描写等通常也蕴含可靠与否的评价内容。

《尘埃落定》中的主角与多方位叙述者——“傻子”，是麦其土司与一位汉族女子的后代。根据传统的叙事学方法来看，“傻子”代表了传统叙事学中的典型不可靠描述者，其叙述的角度和内容与小说中所描写的客观世界格格不入，小说作者显然对其进行了表面上的否定性评价。正如里蒙·凯南在《叙事虚构作品》中的描述，“傻子”代表一种小说世界中的白痴形象，智力的受限导致其成为不可靠叙述的典型。傻子的形象具有一个不可代替的不可靠性质。

《尘埃落定》从土司家族里的傻瓜二少爷“我”的视角讲起，由“我”的片面意识展开对人物命运、制度由盛转衰等变化的叙述。在整体小说作品中，属于不可靠的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叙述者经常叙述“我”不在场的景象，这种“不在场”可能是“我”的视线范围以外的，或是“我”的知觉水平以外的情景——视角越界。“我”所讲述事件的角度，存在第一人称视角越界的情况，显然是不可靠叙述。

### (二) 不可靠叙述的发展——从叙事策略到文学观念

不可靠叙述在20世纪的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它已经超越了叙事策略，发展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学观念。

从社会历史角度看，现代科学的发展极大改变了人们对

物质世界的看法，许多作家对旧世界的价值观产生怀疑，可靠叙述的文学传统难以继，不可靠叙述得以发展；从文化思想的角度看，现代哲学开始呈现多元转变，其中非理性哲学的出现与蓬勃发展更是为不可靠叙述文学理念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养料。相关小说作者借助语言学的进步结果将不可靠叙述的表达从单一转为丰富，在小说的叙述中更加强调对读者主动性的调动，尽可能以不可靠叙述的方式在作品中回应读者，使得读者和作者处于借助于小说作品的同一个文化空间。这一方式不仅使得读者的阅读地位得到提高，实质上更符合作者权威遭到挑战的文学现实。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可靠叙述从一种文学表达的当然逻辑降维成为文学叙述审美形式的一部分，可靠叙述不再成为作者小说作品的核心目标之一。将不可靠叙述认定为一种文学观念，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不可靠叙述的研究，也能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把握20世纪以来纷繁的文学思潮。

## 二、《尘埃落定》中“杂糅”式的不可靠叙述视角

《尘埃落定》这部小说的叙述是典型的非逻辑性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越界，这是作者刻意为之的叙述方式。小说结尾处有写到“我”死后的感受：“我的神灵啊，灵魂终于挣脱了这流血的躯体，飞升起来了，直到阳光一晃，连灵魂也飘散，一片白光，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段叙述产生两个疑点，“我”已经死了，怎么会有想法？怎会出现体验感受呢？如果是真实存在的，叙述的主体又会是谁呢？小说中的傻子不但感受到死亡的发生，甚至是死后的自我描述也相当真实。像是“我”死后的血液变化的描述，写出“我”不仅能有生命感受还有正常的情绪状态。

小说不仅仅是运用越界的策略叙述，还要为存在的越界行为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对小说的叙事策略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主要在于体现了小说的虚构性和人为性。叙述者总是跳出来提示那些解读世界的话无法等同于世界本身，叙述者和叙述内容无法统一，存在重重疑问。第一视角是非现实性的，正因这种与世界的对话与事件本身存在虚构，叙述者才得以层层递进地对谎言做有利分析。

### (一) 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越界

《尘埃落定》叙述者运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小说中的“傻子”不仅代表一种看似怪异的叙述角度，也代表了读者的上帝似的阅读角度。正因为此，“傻子”的死后世界得以完

整呈现,小说中“我”的死亡回顾也具有了合理性。我既亲眼目睹妻子私通,又能在重大决策面前做出判断,最后“我”死了,也没有任何叮嘱。这种无任何预兆的第一人称上帝视角是“我”的眼界情景之外的,来揭示虚构的性质,是“我”刻意造成视角越界。这种傻子的第一人称视角的让人感觉仿佛身临其境,能够细致入微地感受到“我”的情绪、心理状态等。但是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也限定了叙事的维度,叙述者对自己不在现场的情景是没有发言权的。

“我”独特的叙述视角能感知到其他人的心理活动,运用第一视角对小说的描述进行大胆地挑战,整体的结构拘泥于个性化,透过“我”的眼睛来观察社会生活、人物命运、情感变化等。

### (二) 第三人称叙事视角

在《尘埃落定》整部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有大概两点需要我们深刻剖析,其中一,由以上举例可证可知,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并不纯粹,而是将第三人称杂糅其中,形成一种新鲜奇特的艺术风格。小说中以“我”的记忆为起点,以“我”的生命为终点,叙述一生所历经的几个重要事件。与此同时也讲述了土司制度的由盛转衰之路,其中包括贸易的引进以及记录“我”的爱情、婚姻经历与重大历史事件等相互穿插,通过第三人称这样的视角,使情景更加透明,更加容易理解。独特的叙述视角具有独特的审美效果和独特的思想与情感。

以上论述可谓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越界与第三人称相互杂糅,主观抒情与客观叙述的完美统一,传达出了小说本身具有的独特思想和情感价值。小说一方面用傻瓜二少爷具有本质人性的一面来阐述土司大家族由盛转衰的过程,丰富细致地绘制了家族内部其他成员的社会背景,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又展现了在迫不得已的社会环境下生活的一种真实状态。通过“我”的视角,还原故事的原貌,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小说中一些神秘的情节,展现了藏族的民族风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 三、《尘埃落定》不可靠叙事的功能

作品的不可靠表达和作者的文学理念充分交织一起,推动读者对作品的进一步思考,帮助作品表达出更有力的反讽效果。

#### (一) 不可靠叙述的可靠性

小说中“我”是一个非理性、非逻辑、疯言疯语的痴傻形象,而“我”又常常脱离傻子的形象去做“正常人”才做的事情,作者阿来一方面赋予了叙述者不可靠的心智,“我”对真正意义上的事物在认知上有偏差;另一方面,又让“我”成为看起来可靠的、生动的、富有洞察力的“智者”形象。

上帝视角的全知全能叙述是为了强化二少爷这个人物,其实“我”对自己的身份地位是极其迷糊的。当我们细细品

味这位傻子的言谈举止,他的有些思考表面看起来很滑稽,但却内含很深刻的哲理,例如傻子每天醒过来,会问自己两个问题,“我是谁?”“我在哪里?”每日自省,与自己对话,因为他无法正确给自己定位,在听到“我是麦其家的傻瓜儿子”的回答之后,他又休闲起来,所以才会有了土司二少爷具有深刻自省的话“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

以上论述验证不可靠叙述中具有可靠性。二少爷虽表面看起来很傻,但能预知未来,他能坦然地说出其他土司不能说出的真理,从整体的叙述角度来分析,傻子的想法和行为很明确,完整的情节和细腻的人物描写构建出整个框架,这证明傻子并不是无厘头地乱说话,他时不时地冒出大智若愚的语言,并非是人们口中十足的傻子,这里便包含一定的可靠性。

#### (二) 叙述的反讽意味

《尘埃落定》中存在很多本质意义和表层含义不一致的叙述,呈现出极具张力的布局,被称作为反讽艺术。不可靠叙述和反讽有着不同层面的关联,叙述者语言中的不可靠性质出现了表面的反讽,叙述者的价值评判中的不可靠是展示出文本的真实反讽性质。不可靠叙述的本质就是允许一个不具备资质的人来叙述一整个故事,正义与邪恶,爱恨情仇,清澈与污秽结合在一起,表现出独特意义。而后对叙述者进行反讽,从叙述表面来分析,具有非真实性质的叙述者无法讲述符合逻辑的事件,现象与本质有一个极大的反讽空间存在。

就现当代小说来讲,叙述的技巧和策略特别重要,《尘埃落定》在叙述上有了很大的变革,在语言上、体裁上、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叙述策略。在反讽角度看,本书也是一部典型的反讽佳作。从内容上看,作品选择了一些家国民族大义的事件,或者体现民族历史的现实生活、歌颂了丰功伟业;在形式上,通过浩大的艺术结构,描绘了挥之不去的“藏族风情”。

### 结论

阿来的《尘埃落定》被誉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书中讲述了上个世纪解放前夕,四川阿坝地区的土司制度由盛转衰的故事,生在“王权”的傻子,亲眼见证所谓的聪明人在土司制度从繁荣转向消亡的过程中发生的爱恨情仇。《尘埃落定》展现了独特的藏族风情及土司制度的浪漫和神秘。

### 参考文献:

[1]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M].姚锦清等译.以色列:三联书店,1989(02).

[2]陈志华.不可靠叙述:从叙事策略到文学观念[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3(04):133-142.